

西域圖志錄（全八冊）

於從簡輯



殊域周咨錄二十四卷

明 嚴 從 簡 輯

民國十九年五月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據明萬歷刊本排印

每部八冊實價六元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十二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韃靼

8

二十四年虜大入榆林總督尙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謫戍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總督侍郎曾銑遂上復河套議曰我朝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塗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

亂之功天將有意於我今日也皇上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  
邊圉凡所以攘郤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  
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  
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操鎗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  
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  
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兇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  
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殆切齒痛心寔  
有寢不安席焉者也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或曰榆林邊牆方議  
修築今仍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十年  
之謀也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  
彼醜寇驅其餘黨置儲大漢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  
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  
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也時輔臣夏言復起當國力主從之初言以議大

禮當上心自給事中屢遷入相最得寵遇後上修立益精進賜言法冠言不受忤意罷去以嚴嵩爲首相言家居與同鄉宴有張通判者以齒坐上言不忿尋謀起用上亦時念之乃召復入內閣獨專制命嚴嵩事之甚謹而內懷猜忌嵩之子世蕃狡悍雄世恃父勢納賄招權言切齒之世蕃以事詔下獄抵死嵩哀乞于上得免仍歷官爲尙寶卿及是欲傾言時咸寧侯仇鸞以屢立建功甚承倚信言無不從鎮守延綏銑發其奸賊被逮世蕃乃陰使許銑行賂于言掩敗冒功妄議復套關中人情大搖上下銑詔獄命兵部尙書王以旂代銑而以劉儲秀代以旂儲秀謝恩疏中語忤上削籍去又以趙廷瑞代儲秀落言少師職以尙書致仕銑坐交結近侍律二十七年被誅鸞竟釋不問九月虜大入塞直抵居庸關嵩以虜因復套報仇言死于西市嵩遂益見寵世蕃專恣政以賄成邊將皆有常餽戶部給邊銀兩半輸嵩家而各鎮軍事益不可爲矣後鸞復以縱肆爲錦衣衛都督陸炳所訐被誅

按劉天和一振兵威而醜虜皆避出境河套寇巢遂空則此地無不可

復者然當時未即收取必以兵少糧乏若與久戰非計出萬全雖得之  
莫能守耳曾銑恢復之議亦爲有見且聞其所監火車地砲等攻具數  
萬皆可用成功者惜事機中沮耳

二十六年宣大總督侍郎翁萬達上安邊書虜患以來歲調客兵甚衆皆  
于夏月至鎮入秋則分布乘塞步兵登垣馬兵列營號曰擺邊然山西懲  
前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寇募兵置將亦如邊鎮歲費大增而山東  
河南之間一切搔動不已又二十三年乘塞兵甫罷虜寇卽至一時倡議  
諸臣俱伏重憲故乘塞遂成故事且先期而集後期不解而宣府中東北  
路大同西東路故無城可乘率以疲弱戍兵羅列沙磧識者危之萬達至  
鎮分布諸將申飾節度曲盡便宜騎營步屯始相聯絡且賞罰明信人人  
自奮于是鐵裹門鴉鴨峪張家口膳房堡雲州諸戰率皆以寡敵衆虜始  
疑懼有進貢之請矣萬達嘆曰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  
二弊不去予終負國家也爲安邊書上之且曰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兵

于外藩使山西籍備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邊大勢大同最稱  
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徧老分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次東  
路宣府最難守者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年修築規轍區別緩急酌  
量工役及議山西大同併守事宜條陳乘城之目二乘塞之目八悉見施  
行夏四月築長城初督府上安邊書言宣府西路長城已成他路未成  
者不可偷日以失全勢且城成而不式與役興而不終敝也他路固有已  
城而卑圮初築而中停者矣宜酌量虜患緩急以爲工役次第數年之間  
悉城如制斯成者不以有隙而隳始者不以無繼而沮矣從之於是分北  
中路百七十里爲極衝二百六十餘里爲次衝城之而又增城先年東西  
中路未城者百餘里此宣府長城之築爲中條理也二十七年春正月北虜寇天城初  
督府移近塞墩於長城增卒爲守令曰乘塞兵至則謹飾烽堠乘塞兵罷  
則帶管塞垣每墩不半里許冬暮春初鮮大舉即小警舉烽共拒之不數  
刻所司兵至矣故冬暮率無事及是逼正旦所司督察稍怠墩卒有潛赴

城貨易者虜伺便燒暗門入驅羊馬數百去官軍亦有在野被驅者於是天城諸守備俱重愆邊令益嚴矣 秋八月虜寇拒牆總兵官周尙文擊破之初尙文城拒牆五堡在長城外督府難之然業已成立督府乃檄尙文曰入秋便可伏精騎獲禾稼且虞有戰也夫虜不獲逞志于塞內能無致毒于塞外堡乎至是尙文遣家丁千餘騎伏彌陀山刈禾者出虜果縱數千騎踰山而東家丁戰焉矢盡登山自守一夕五告急督府曰不救是後不可使人且虜今次不懲後無五堡矣促尙文出師令兵備副使魏尙綸僉事尹綸叅其軍尙綸綸至與尙文謀曰此出塞無山溪懼其蹂踐我也且家丁保彌陀者三日不食矣何能自拔乃括民車百餘輛列火器其上實以熟食蔓菁之類遂出塞虜見易之尙文環車爲營且戰且行度虜陣厚集也火器太發虜死者衆遂解彌陀之圍家丁得車食飽而復戰虜大奔斬首甚衆初督府不欲置堡塞外而尙文已城議者往往咎之及是君子以爲善補過云 九月虜寇隆慶總兵趙卿敗績初宣府以西中路

爲極衝虜歲犯之北路號嚴險東路亦遠僻又李莊諸虜巢北路塞外素不與大營虜合而東路塞外花當朵顏諸部落亦耕牧其地不肯令大營虜得東故二路鮮虜患長城之役急西中路近西中路長城成虜遂數來往北路塞外李莊虜亦畏懼逃避或曰爲大營虜殲焉至二十五年虜遂犯雲州與守備易綱遊擊陳言戰不得志而去復謀曰北路險遠卽入不戰而疲矣不若由北路左右腋窺隆慶隆慶素不被兵民堡損壞易攻也時督府料虜必東檄將校曰虜猶水也城塞以止驅猶築防以障流防不備則水注于不備之地防既備則水漏于不固之防今者虜大同則大同長城成虜山西則併守議定虜宣府則西中二路長城舉役矣所不備者北東路也財力有限工役因時令未能即城北東路如西中而不厚集兵甲警備是遺之門也于是布兵設伏倍于往時九月課報虜窺鎮安督府檄趙卿曰鎮安之險可據也扼鎮安虜不能入矣時卿駐兵雲州去鎮安僅三十里督府以爲無慮繼報虜攻獨石卿棄鎮安走獨石也驚曰虜

入矣乃東馳一晝夜行三百里抵懷來西界復檄卿曰虜入鎮安必由長安嶺長安嶺死地也分遣精銳間道截擊鴈鷗台河黃家白草之間我可一當百卿故儒吏善談論而性實懦怯徒以廉謹爲時重得檄不敢發爲危語曰督府悞矣虜已入塞僕無所逃罪臣子至憂在京師與皇陵耳今不匿形稍縱之南而分兵截急彼見兵進必東奔東奔則畿甸皇陵搔動矣十輩謁止督府繫其使發令旗促之卿乃稽延不前而虜已抵隆永由是隆慶永寧大被荼毒督府策卿懦不即進也則自以麾下合諸營老弱留城者馳而東北至虜營噪而鼓行虜乃退由滴水崖出于是督府搥胸曰悔不早易卿將貽生民虐也乃上疏自効及論列卿罪詔遣璣闈近臣出覈之覈如効論者猶惜卿廉謹詔奪兵曰衣還伍督府亦奪三官二十八年春二月虜寇滴水崖昨年之寇督府策其由滴水崖入已而由鎮安入督府大喜以爲虜蹈死地可殲也而趙卿懼不敢前督府効之是後恒檄將校曰虜悔前役矣再入必滴水崖故今春即議伏兵滴水崖謀

人藍伏勝者犯法當刑督府杖之百不死督府異之以語兵備副使魏尙  
綸尙綸曰古人有如是成功者盍貸其生督府曰吾意也君以是語之魏  
語伏勝誓死報因使入虜中爲間還曰虜聲言西下而數詢被虜人隆永  
間事必東寇也于是督府再檄卿曰即將所部于北東路適中處若滴水  
崖塞下堅壁以戒不虞時總兵周尙文以宿將稔兵事鎮大同者數年矣  
雅以私惠得士卒心然尙文爲人矜已獲前頗幸隣鎮事變時有歸正人  
至塞語墩卒曰虜馬首已東將趨明沙灘矣明沙灘者獨石塞外地也藍  
伏勝時巡塞聞其語驚曰事急矣走白督府督府使視歸正人則守臣繫  
解詣尙文尙文聞虜東即稽其解曰送督府須易公牒也留三日未發督  
府聞之曰虜審東矣厲隣鎮以張已能猾老故態也時趙卿以隆永之役  
在論未有督府迺檄尙文曰已悉虜情即日東寇宣大相援制也其以  
兵援滴水崖又慮尙文不時至則具疏言之且曰卿旣獲罪待者未至已  
令尙文戒嚴東援滴水不若令尙文暫代卿將乞詔旨促其速至尙文初

得檄猶豫會命下乃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塞矣陽瀚故戰鋒將也李彬之死論者尤焉督府杖而用之責其後效及是以坐營官隨卿戍滴水卿聞尙文當暫代已而虜寇且至則以兵三千人付陽瀚曰爲我戍滴水身歸鎮聽代替府不知也卿旣歸虜果至仰塞急攻二日不能拔分步卒攀危巖縣綆登高華溝轉雙盤道出暘瀚皆夾攻之兵遂敗暘瀚揮尽力戰殺數十人而死于是虜入塞復東向懷來而尙文之兵至壁于石柱村軍容甚整虜大駭未敢猝犯遣間來約曰詰朝當見比曉則伐樹拆屋毀門關令步卒肩之以禦矢石而騎隨之噪且突陣舊列營必列木爲柵以拒輶軼其夜尙文計曰柵目可見不若穴地爲暗窖乃令人劙七窖于壁外窖深及膝大容馬蹄及戰虜馬多仆軍中發火器擊之凡二日陣百餘合虜死者數千人虜大沮然恃其衆不歸也酋俺答阿不孩拔刀曰不勝是即刎吾首乃復攻圍兩軍俱憊初督府聞卿還鎮也大駭曰三千人足成滴水乎疾促尙文前而自以親兵及他路未發者馳赴之至是聞尙文

戰且二日計曰鼓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疲者不援尙文是棄師也夫尙文與虜角殺傷過當而虜不退奔者慚于不勝且懼尙文躡其後所謂兩虎共鬪勢難先止也我鼓行而前尙文兵聞之氣自倍虜遁矣不然則虜與尙文角且憊而我乘之漁人之獲也時西風大作乃令于軍曰不必結陣五人爲伍鴈行疾馳有警人自爲戰人自爲救鼓聲大振揚塵蔽天未至虜營十五里虜拔營遁尙文以久戰士憊不能蹣也兵罷還鎮始督府疏調尙文論者以遊兵有應援之責主將無暫攝之例疑焉當路者主之曰兵有先聲將專閫外不宜異同以失事機行之及是邊人舉手加額服督府料中感廟謨能決策云虜既連犯隆永翁萬達曰虜之爲患猶泛濫之水中國設守猶障水之堤諸堤悉成則漸尋隙漏諸堤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注隆永矣夫隆永者京師北門也城諸路以爲堤遺隆永以爲壑愚竊懼焉乃上疏曰臣聞首尾腹背之論定而後形勢明輕重緩急之分較而後便宜得臣本書生不暗戎計然識險夷于馳騁稽難易于籌思頗

得其槩不敢不遂言之夫天下形勢重北方以隣虜也然我朝形勢與漢唐異漢唐重西北我朝重東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漢唐都關中偏西北我朝都幽薊偏東北漢唐偏西北故其時實新秦開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朝偏東北則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可但已哉天下便宜重宣大以數警也然近時便宜與往年異往年虞山西近時虞京後何者虜情不常也大同之門戶不嚴則太原急宣府北路之藩籬不固則隆永急往年急太原其時內邊之修外邊之築建議併守不憚勞也今時急隆永則皇陵之後其所以鎖鑰培植以爲根本慮者又可已哉國之後門猶人之肩背養其肩背以衛其腹心蓄艾七年防危一旦察脉觀兆不見是圖乃今則病形已見矣夫往年城紫荊倒馬諸邊備畿輔之西也城鴈門寧武諸邊備太原之北也紫荊倒馬有宣府大同以爲外扞鴈門寧武有大同偏老以爲外扞且猶爲設重險隆永去神京二百里而近無外扞足恃而重險不設專恃北路非計之周也且十九年二十

年二十一年之寇由朔州以窺鴈門志太原平陽也二十三年之寇由蔚州廣昌以窺紫荊志真保定也寒垣成而鴈門寢謀鐵裏門鶴鵠峪戰而紫荊絕望虜情可推而知也昨歲豕突于鎮安今茲狼顧于滴水搖尾以歸騎首不解其志欲何爲哉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往之經畧所以裕今今之措注不思善後封疆之臣其敢一日忘其死邪往年修邊之役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力則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治之間素稱險峻朶顏支部巢處其外尙能爲我藩籬臣亦每有撫處之議今西中路塞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以險遠者自沮而朶顏支部復爲所逼徙避他所東北二路之急視前蓋數倍也試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治鎮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不過三萬除城守站遞諸役防秋擺邊僅得二萬兵分于地廣備踈于無援此臣之所寒心也夫地要而不重其防兵分而不虞其害封疆之臣又敢一日忘其死邪

天下之事不有所待無以全其勢不有所更無以盡其利宣之北路谿谷僻仄之域貧瘠之區也往年不數患虜者彼誠避其險遠無所於利近兩入寇志在內地內設重垣虜計斯沮不窺內地則外諸城堡昔爲大舉必經者勢亦自緩而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衝右腋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爲之備絕其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由獨石馬營而南逡巡前却于谿谷僻仄之間攻不可隳掠無所獲疲其力而衝其中虛伺其隙而邀其歸路當無不覆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輶軼內險復成犄角外邊兼理堡寨進可以逐北退可以致人內險專事隄防近以翼蔽隆永遠以係籍關南緩急相資戰守並用茲所謂審形勢酌便宜而盡之人謀者也擬於東路鎮南墩與薊州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築垣僅三十餘里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自北而西歷四海治永寧光頭嶺新寧墩一帶地勢可守者循其舊邊地勢不可乘者稍爲更改又自永寧墩歷鷗鷗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